



★★★★
花园文丛

得句應程
信上題
暮秋信法

书边芦苇

苏华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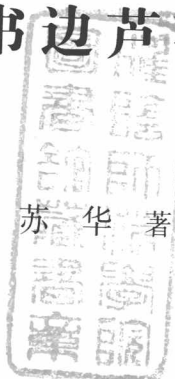


山西出版集团
三晋出版社

1315666

书边芦苇

苏 华 著



淮阴师院图书馆1315666

山西出版集团  三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书边芦苇/苏华著. —太原:三晋出版社, 2009. 7
(花园文丛)

ISBN 978-7-5457-0104-3

I. 书… II. 苏…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19167号

书边芦苇

著 者: 苏 华

责任编辑: 朱 屹

助理编辑: 冯 岩

责任印制: 李佳音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集团·三晋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4922268(发行中心)

0351-4956036 (综合办)

E - mail: sj@sxpmg.com

网 址: <http://sjs.sxpmg.com>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承 印 者: 山西臣功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35千字

版 次: 2009年 8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09年 8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7-0104-3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目 录

学林往事

- 关于姚茫父 _____ 〇〇二
- 祝诗与答诗 _____ 〇〇六
- 姚华：旧京都的一代通人 _____ 〇一二
- 胡適在商务 _____ 〇二六
- 胡適对华夏图书公司的抗议 _____ 〇三五
- 北大的“冷庐” _____ 〇三九
- 孙楷第先生的尊严 _____ 〇五二
- 最后的名门世家 _____ 〇六〇
- 王懿荣是甲骨文之父吗？ _____ 〇七〇
- “谢谢先生，我是三等人才” _____ 〇七五
- 赵元任和清华园的“太太党魁” _____ 〇八六
- 从费孝通的三本书说起 _____ 〇九四
- 吴晗的学者风范 _____ 一〇一
- 《毕竟是书生》的味道 _____ 一〇五

- 刘伉的《外国地名探源》_____ 一〇九
留住斯文·赫定的探险梦 _____ 一一三

文坛今昔

- 苏雪林的另一面 _____ 一二二
为文就该遣愚衷 _____ 一二九
张恨水的散文 _____ 一三七
错了也不宜说 _____ 一四三
拷问灵魂的《思痛录》_____ 一五〇
刘心武“梦诗”情有可原 _____ 一五四
蒋子龙缘何会有“左派”的帽子 _____ 一五九
“高考族”写手郭佳音 _____ 一六八

风土乡情

- 山西的藏书家 _____ 一八四
《瀛环志略》与美国 _____ 一八七
何澄子女捐赠网师园 _____ 一九二
网师园补遗 _____ 一九六
遗藏印章捐赠记 _____ 一九九

从表里山河到“人说山西” _____ 二〇三

“蒲之东”的前世今生 _____ 二〇八

《永乐艺风》与诸神出水 _____ 二一四

“沁派古堡” _____ 二一九

大寨：一句口号，一个历史的符号 _____ 二二四

学林往事



关于姚茫父

邓云乡在一九九六年三月二日《文汇读书周报》撰文，由看姚茫父的《弗堂类稿》谈起替友人端木蕻良探寻“青羊”居士为何宾筮的故实。文章的题眼虽是《见“青羊”，思端木》，可贯穿始终的却围绕着一个中心人物——姚茫父。

正如邓云乡文中所说：“七十年前北京各方面的学人很多，都肯下苦功，学有精专。可惜现在知者已少。如陈师曾，因为鲁迅先生、知堂老人文中常常提到，知者尚多，至于姚茫父，知道的就少多了。”

前不久，我因对姚茫父著作中的《书适》一书的书名和内容一无所知，曾写信给文洁若求教。春节过后，文洁若给我寄来贵州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出版的署名姚华的这本著述，才知《书



姚 华

《书适》是姚茫父成书于一九一四年初的一部古文字学专著。姚茫父在《书适》自序中起笔便说：“昔人云‘思误书亦是一适’。予谓，书之适，岂必误哉！”姚茫父的女婿邓见宽对《书适》书名的注释为：所谓“书适”，是指只有正确理解汉字的形成，正确使用汉字，读书人才会感到心安理得。书，指文字，或文字学；适，舒服，心安理



★★★★
花园文丛

得。仔细阅读了《书适》所附的姚茫父年表，才知晓在姚茫父的《弗堂类稿》印行之前，就有俞士镇、周一鹤、郑天挺、罗惠伯等人整理的《弗堂弟子记》名重一时，广为传播；而姚茫父之所以成为说文音韵、金石书画、词曲乐律的大师，亦是他不辍治学，气节不伪的根本所在。尤其令我辈感叹的是，姚茫父四十岁以后书法才自立成家，并以书入画，而到四十八岁时（一九二四年四月），就与凌直支、陈半丁、王梦白于北京贵州会馆开画会，作品达千余种，吸引与会者数百人，日本画家小石翠云等人前往参观不说，还引得泰戈尔赴会演说。这在当时是何等的盛况！

泰戈尔当年访华，人们只知徐志摩、鲁迅等人迎来送往，而对泰戈尔曾多次访问姚茫父的行迹却知之不多。年谱中记载泰戈尔和姚茫父会面时的情景也十分有趣：“两位诗人默默而坐，相视而笑，互表忻慕。”更有趣的是，泰戈尔回国后，将姚茫父的画作带回到山梯尼克登的美术馆陈列。同年十月，姚茫父访姻好陈晓庄家，得见郑振铎译泰戈尔《飞鸟集》。礼不往来，非理也。于是姚茫父又将郑振铎译的《飞鸟集》演绎成五言古体近体诗，共二百五十六首，题名《五言飞鸟集》。一九二九年二月，徐志摩与姚茫父将《五言飞鸟集》出版，并为此集作序，一记姚茫父与泰戈尔的友谊；二评姚茫父改写《飞鸟集》的意义；三赞姚茫父病中作画又治学的坚毅精神。一九三一年中华书局刊行《五言飞鸟集》，十分遗憾的是，彼时姚茫父已逝去一年。姚茫父虽没见到这部



《五言飞鸟集》，但将泰戈尔把姚茫父的画作在印度陈列做一比，倒也显出姚茫父与泰戈尔天地两相知的悠悠之情。郑逸梅在《艺林散叶》记有此事，但对两位文化名人的这段前缘后故没有再多记几笔。不过，郑逸梅的《艺林散叶》中记有姚茫父的掌故片段多达十余条，由此可见姚茫父在近代艺林中的重要地位。

同样令人遗憾的事还有一桩：姚茫父的《弗堂类稿》是由门人王伯群（时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部长）于一九二八年北上视察，专诚向姚茫父先生问候时，乞部分撰述稿，准备由他辑集刊印的。正谋剞劂，姚茫父已下世。一九三〇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弗堂类稿》，共集诗文、论著三十一卷，但此文集仅是姚茫父一生诗文、论著的一部分。不知邓云乡从苏州购得的这部《弗堂类稿》，是中华书局旧版，还是新近增补的新版？

姚茫父工书善画，其中多有绝品。书法则“浑灏流转，苍润充沛”。我等晚生，又逢革命文艺时代，满脑子工农兵英雄人物的艺术印记，只到看姚茫父的《书适》，才知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仍高悬在中国书店西侧门市部的“邃雅斋”三字匾额，即是姚茫父在一九二六年书写的。如此这般，我还算是见识过姚茫父大师的墨迹了。

（《文汇读书周报》，一九九六年五月十八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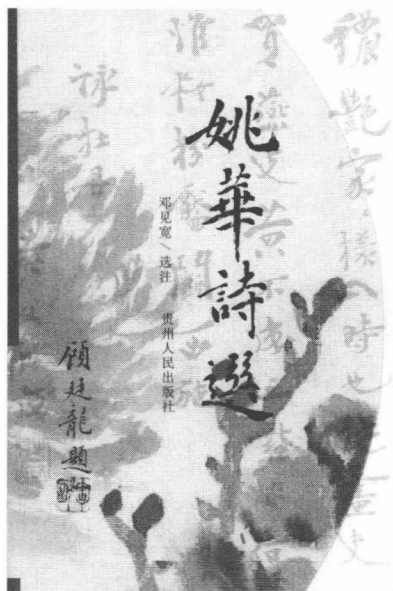


祝诗与答诗

一九一二年，百日维新运动失败后，东渡日本归国的梁任公，即在天津主编《庸言》杂志。这时起，早年在日本就与梁启超相识的姚华更与其有了亲密的往来。姚华的曲学大著就是在《庸言》杂志上连载的。归国十年，梁启超又是入共和，又是合并民主二党为进步党，几次三番出任内阁的各类总长，忙了整整十年，改良维新在军阀混战的乱象中依然看不到什么前景，无奈之下，不得不摒弃百事，退闭津邸，专事中国史和佛学的研究。一九二二年，梁启超应聘清华讲述中国学术史，与同居京城，同为执教、著述的老友姚华的友谊，自然愈发入深。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六日是姚华的虚岁五十生日，梁启超为将这首祝姚华五十寿的诗作好，与诗人林宰平斟酌良久，始定。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六日，



书边芦苇



《姚华诗选》

当梁任公书写的这首祝诗礼送姚华后，当年与梁、姚可称忘年交的黄秋岳顿时击掌称妙：“不止校碑攘臂等语直可当茫父小传读，知茫父者，必然吾言。”此语当是惊人。遂翻梁启超的这首《祝姚茫父五十寿诗》细读：

茫父堕地来，未始作老计。

斗大王城中，带发领一寺。



★★★★

花园文丛

廿年掩关忙，百虑随缘肆。
疏疏竹几茎，密密花几队。
半秃笔几管，破碎墨几块。
挥汗水竹石，呵冻篆分隶。
弄舌昆弋黄，鼓腹椒葱豉。
食擎唐画砖，睡抱马和志。
校碑约髯周，攘臂哄真伪。
晡饮来跋蹇，诙谑遂鼎沸。
烂漫孺子心，坦荡狂奴态。
晓来揽镜诧，五十忽已至。
发如此种种，老矣今伏未。
镜中人颯然，那得管许事。
老屋蹋穿空，总有天遮蔽。
去年穷不死，定活一百岁。
芍药正盛开，蝴蝶成团戏。
豆苗已可摘，玄鲫恰宜脍。
昨日卖画钱，况够供一醉。
相携香满园，大嚼不为泰。

梁启超的这一祝寿诗，以诙谐打油的意趣，将姚华的生活固穷、志向、喜与人争的性格、多才多艺的种种行状，为秦广武将军



碑重出，曾与周印昆争辩真伪，竟到了攘臂据争的谈资——例举出来，确为一首生动传神的人物小传诗。而梁任公和林宰平斟酌良久的这一首祝诗，竟被姚华当场提笔书成《乙丑四月，五十初度，依韵答饮冰兼呈同座诸公》，一一巧解。黄秋岳在他的掌故著作《花随人圣庵摭忆》中虽有记姚华的事例多则，但对姚华的答谢诗与梁启超的祝诗同样精彩却没有述之赞词。其实姚华的答谢诗亦为人所珍重，现将姚华答梁启超的这首诗抄录如下：

夙昔志千载，乱来无久计。
眼看割据成，余亦踞破寺。
一日草间活，买书时拓地。
故纸已绕屋，身入古人队。
积为骨董癖，搜罗到瓦块。
几家金石录，姓名教改隶。
毡拓自系题，如下莼羹豉。
搦管无不为，后来难状志。
鉴真得反唇，我身愧亦伪。
掩关百不竞，万流任腾沸。
少年掉头去，只此仍故态。
因复仍述作，何为吟老至。
不信五十年，日艾艾犹未。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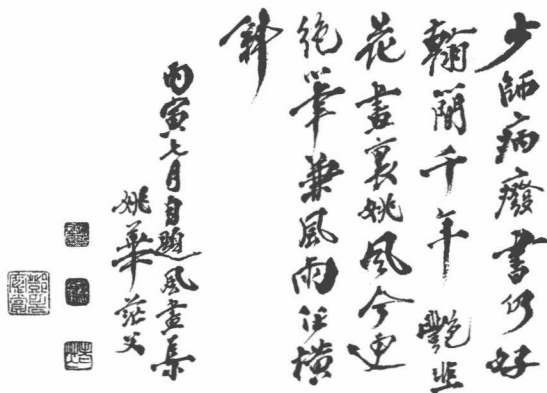
花园文丛

皇皇仓籀业，董理非细事。
请于十年役，为除群言蔽。
发愤今日始，石田有良岁。
嘉言增感激，搥作答宾戏。
愿言具酒食，牛羊与鱼脍。
觥酬贤圣杂，径向佛前醉。
不死莫论穷，在陋何否泰！

对比之下，可以看出，一祝诗，一答诗，各有妙言和友人的亲情在里面，但论及性情，梁任公的祝诗似乎有些傲岸，规劝的意味也重了些；而姚华的答诗，既不扫高朋友好的好意，又婉抒了自己的所作所为不会因此而变的可能。自信与固穷的巧答，真乃大家之手方可出的。

殊为遗憾的是，梁任公诗中祝愿“去年穷不死，定活一百岁”的姚华，在翌年就因突患中风，而致偏瘫。余后的五年，姚华只能以残臂作画糊口吃饭，维持一家人的生计，直至穷困病死也没向军阀折腰；而梁任公也先于姚华一年逝去。那“愿言具酒食，牛羊与鱼脍，觥酬贤圣杂，佛前共宾醉”的美好期望，留给我们后人的只是无限的感怀。

近闻，梁任公书《祝姚茫父五十寿诗》在北京拍卖成交，价格不菲。据邓见宽先生细察拍卖照片，梁任公书的这首祝寿诗，不



姚华自题诗

是赠姚华的那一幅。可见梁任公对他的这首祝寿诗也是极为珍视的，以致一再重书。而姚华生前也十分珍爱梁任公的这首祝寿诗，曾长期张挂在他那“弗堂”书房的墙上。姚华手书答梁启超暨座上诸公的答诗，同样为人珍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陈叔通先生编印姚华书画集，特选之，精印成册，分赠友人。这两首一祝一答诗，诗好书佳，的确能说明梁和姚的许多旧事和当年各自的处境及心态，也是令我们后人反复欣赏品味的一段诗书佳话。

（《文汇读书周报》，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八日）